

雄劍雄風錄



鲁新登字第3号

(全三册)

雌剑雄风录

东方悲鸣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875印张 70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7—5329—0699—X

I·623 定价：17.30元

目 录

(上集)

血战	后夜寻亲人	1
二四	龙凤侠死里逃生	16
三	十字帮魔影隐现	33
四	地下室剑舞血迸	47
五	龙凤侠鬼域避难	61
六	十字帮魔头露踪	77
七	卜英雄血战恶魔	91
八	客船上是非又生	105
九	赴青城危机四伏	121
十	绝境中巧遇救星	137
一	毒蛇阵命危旦夕	152
二	石手掌奥秘无穷	168
三	李姑娘迷途指路	183
四	千佛寺狂卷恶风	200
五	遭冤枉身陷囹圄	215
六	得艳遇春心萌动	230
七	受迷惑情仇错位	246

十八	再上当双目失明.....	264
十九	李兰妹情天恨海.....	279
二十	欧阳剑魔入心灵.....	296
二十一	求天妙双目康复.....	308
二十二	乔装扮打入魔营.....	322

目 录

(中集)

二十三	闲云峰勇士挑战·····	339
二十四	魔群里再展神功·····	352
二十五	混战中误伤柳云·····	365
二十六	龙潭畔大施神通·····	380
二十七	女恶魔穷追不舍·····	393
二十八	魔掌下又逃一命·····	407
二十九	求绝学西疆探险·····	424
三十	征途上险恶重重·····	441
三十一	魔窟旁兄妹恶战·····	456
三十二	地狱洞魄失魂惊·····	470
三十三	遭凶险宝盒被盗·····	485
三十四	寻天妙险入陷阱·····	499
三十五	入毒府生命垂危·····	514
三十六	包围中力克群雄·····	530
三十七	得超人精心指点·····	545
三十八	受教益武功再增·····	559
三十九	进忠言反遭冷落·····	575
四十	寺院中苦战群僧·····	590

四十一	破枷锁旧情复燃.....	604
四十二	十字帮毒计透风.....	621
四十三	千佛寺面临血灾.....	636
四十四	十字帮阴谋得逞.....	651
四十五	峨眉派惨遭浩劫.....	666

目 录

(下集)

四十六	贼魔头气焰更凶·····	681
四十七	伏牛山蟒尾拔旗·····	699
四十八	多情女面露狰狞·····	712
四十九	女妖魔残害无辜·····	727
五十	千竹谷复燃旧情·····	742
五十一	救情人舍生忘死·····	759
五十二	有情女难言苦衷·····	773
五十三	入魔群英雄虎胆·····	789
五十四	十字帮寻衅折兵·····	804
五十五	女魔头饮剑受创·····	820
五十六	两冤家误入迷宫·····	834
五十七	鬼门内恩怨交错·····	849
五十八	生死场苦恋芳情·····	865
五十九	出迷宫恶虎归山·····	882
六十	亲姐妹善恶分明·····	897
六十一	李兰妹大难不死·····	914
六十二	患难人别后重逢·····	929

六十三	龙潭边再次较量.....	947
六十四	战恶婆力足心盛.....	962
六十五	埋痴情桃源隐居.....	977
六十六	赴危难受侣同行.....	996
六十七	欧阳剑大闹婚礼	1012
六十八	挥义剑铲邪平恶	1029

一 血战后夜寻亲人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天气。空中乌云滚滚，似大海里十二级台风卷起的波浪；雷声隆隆密如战鼓，闪电刺人眼目；偶然一阵狂风袭来，卷得满地黄豆粒般大小的砂石乱飞。一场特大暴雨，瞬间即可来临。

这是一条通往府城的大道。以往这个时候，这条路上车水马龙，进出府城的人川流不息。遇到今天这种天气，道路上却安宁极了，几乎没有一个行人。离城近的人，都已回家，就是为生意而匆匆来往的商人，也急忙找客店住下。

就在这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得……得……得，得得得得……”

很快，一匹枣红马风驰电掣般从大道上疾奔而来，马背上伏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这人全身是伤，殷红的鲜血顺着腰间的佩剑，一滴一滴地洒在地上，而他却紧紧地伏在马背上，一动不动，完全失去了知觉一样，任那匹发狂的马扬鬃飞蹄，拼命向前疾驰。

狂风突然停住了，雷声和闪电却更加紧密。“咔嚓……”一阵清脆的惊雷响过，倾盆大雨哗哗地泼了下来。

雨水无情地打着马背上这个人的身子。血和雨水混在了一起，直往道上流。马蹄过后，留下一窝一窝的血水。

他身上的血污很快就被大雨冲刷干净，背部显露出两条深深的伤口。

这是两道十字交叉的、又深又长的伤口，幅度几乎占据了整个背部。刀口两端的肌肉向外翻张着，令人不敢直视，然而雨点依然无情地打在伤口上。这人不由全身震颤了一下，十分吃力地仰起了头。

他有一张英俊而刚毅的脸。虽然它由于失血过多显得苍白，流露着痛苦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闪烁着坚强而机智的光彩。他轻轻地吆喝了一声，一掌猛拍在马屁股上。

枣红骏马长嘶一声，前蹄猛一使劲，加快了飞奔的脚步。

不多久，骏马便冲进了岳州城。

这时，雨势更为惊人，繁华的岳州城内，已是阒无行人。骏马一连冲过几条大街，才在一所巨大的住宅面前停了下来。马背上的那个年轻人勉强坐直了身子，面色比白纸还要难看，他从马背上下来后，一个踉跄，整个人撞在了黑漆大门上，发出“砰”的一声响。他疾手一伸，抓住了门上的铜环，才没有跌倒在地。

“什么人？”门内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这年轻人喘了一口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开门，是……我……”

他的声音十分微弱，几乎完全被雨点盖了过去。听到里面有人发话后，他又扭动着身子用力在门上撞了一下，才听到门里的人说：“别急，来了。”

大门被打开了，年轻人的手不觉一松，整个身子跌了进去。

两个管家吃了一惊，立即上前将他扶起来。其中一人看到年轻人这张苍白的脸，不由得惊叫了一声，道：“欧阳公子，是你？”

年轻人呻吟了一声，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说：“柳老伯……可在么，告……告诉他，我……我来了！”

两个管家忙道：“在！在！”他们边说边搀扶着这年轻人过了天井，进入大厅，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

年轻人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额头不断地淌着汗珠，这一定是极度的伤痛所致。

没过多久，只见两条人影旋风似地掠进了大厅。

此刻，天色已近黄昏，再加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大厅内已经十分昏暗。

两条人影一进大厅，便厉声喝道：“掌灯！”话音刚落，立即有人点着了灯火。

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年约六十岁的老者，一个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

老者往前跨了一步，脸上的神色十分惊骇，大声道：“欧阳贤侄，你怎么啦？”

年轻人的脸上，流露出悲愤的神色，他用抖动的语音说：“家父已亡，我也受了重伤。”

中年人愤恨地“哼”了一声，问道：“谁下的手？”

年轻人双手在剑柄上一按，身子向前一俯，露出背部的伤口。那位老者和中年人一看，脸色陡地大变，不由地向后“腾”地退出一大步。像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至极的事，面如死灰，全身在微微地发颤。

年轻人按住椅子，坐直了身子，勉强道：“柳伯父，我

.....”

他只讲出四个字，就由于过度的伤痛而昏了过去。重伤之后他长途疾驰，是想尽快地赶到目的地；在未达到目的地之前，一口气憋着不散，使他在那样疼痛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去。而此际，他像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使命。眼前，不仅两湘著名的好汉、自己生父的结拜兄弟银雕柳青山在，而且柳青山的师兄，白髯伯淳于奇也在。他只觉得复仇有望，心中不由一松，再也支持不住了……

柳青山和淳于奇两人心痛地看了看，昏过去的年轻人。他们的脸色，依然是那样的惊骇，甚至连气息都显得十分急促。

白髯伯淳于奇向这年轻人一指，问道：“师弟，这……这……是十字帮的人下的手么？”

看柳青山的面部表情，像是绝不希望这一切是真的，但那又深又长的十字伤口摆在他的面前，又不容他不相信。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还用说吗？除了十字帮的人，谁也不会人的背上留下十字伤痕。”

白髯伯淳于奇的面色更是骇然，道：“师弟，今天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十字帮惹不起啊！”

柳青山望着昏厥的年轻人，半晌不语。

淳于奇又道：“师弟，做师兄的并不是劝你行不仁不义之事，你好好想一想，若是你救了他，便与十字帮成了对头，非招来灭门之祸不可。”

当淳于奇讲到“灭门之祸”四字时，柳青山全身不由一震。但是，他不能不顾旧情而贪生怕死，他立即仰起头来道：“师兄，您的好心我明白，我与他生父合称金银双雕，同甘共苦，亲若手足。如今，他遭此大难，我若见死不救，怎对得

起他死去的父亲？”

淳于奇着急地顿着脚道：“师弟，关节不在这里，眼下的事你根本管不了。金雕不知在什么时候惹了十字帮，刚才他又说金雕已死。看情形，金雕一家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师弟，你即使搭上满家人的性命，能救得了他吗？”

柳青山呆了半晌，又望了望年轻人，道：“师兄，依您之见，该当如何？”

这时，那年轻人已悠悠地醒了过来。他微睁双眼，见柳青山和淳于奇只是站在自己面前，并不立即动手抢救，心中不由一冷。

他咬牙忍住钻心般的疼痛，不发一丝呻吟之声，又慢慢地合上了眼。

只听淳于奇道：“我们当然不能弄死他，趁他昏迷未醒，把他弄到宅外去；这样一来，即使十字帮的人找来，也和我们没有关系。”

淳于奇的话，如一根铁钉，刺痛了年轻人的心。他那颗无力再承受任何不幸的心，彻底地伤透了！

但他仍然不出声，因为说这话的是淳于奇。淳于奇和自己生父的关系平平常常，他要听听柳青山——这位生父的患难之交，如何回答淳于奇的话。

但是，柳青山一言不发，场面安静极了。

年轻人只感到心头的怒火，随着伤口的奇痛，越来越高涨。他突然睁开眼，看清了柳青山的为难之色。

他情不自禁地苦笑了一声，道：“二位不必再伤脑筋了，我也不劳驾你们动手将我弄出去，我有腿，走出这座宅院的力气还是有的。”他一运气勉强站了起来，身子摇晃了一下，

才站稳脚跟。

他再也不向柳青山和淳于奇多望一眼，猛地转过身子，踉踉跄跄，向外走去。每跨出一步，眼前金星乱闪，背后的伤口更加疼痛。可他紧紧地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地往外走。他想，就是死，宁愿死在瓢泼大雨之中，也不死在银雕柳青山家中，更不愿死在淳于奇和柳青山的面前。他心中感到极度的后悔：欧阳剑，你真没志气，为什么到柳青山家里来？你把他看得太仗义了吧？索性一直向前奔驰，直到血流尽命归天，岂不干脆痛快？

他的额头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一连向前走了七八步。他背上流下的鲜血很快到了脚下，留下了带血的脚印！

白髯伯淳于奇望着年轻人欧阳剑的背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柳青山看着挣扎着就要走出大厅的欧阳剑，脸上的神态痛苦极了。

就在欧阳剑再走一步就要走出大厅的时候，“咚”一声响，门突然被一阵狂风吹开了，倾盆大雨立刻射了进来。欧阳剑的整个身子全被雨点包围了，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欧阳贤侄——”柳青山大喊一声，向前扑去。

欧阳剑似乎没有听到柳青山的呼喊，正要跨出大厅，柳青山一个箭步拦在他的面前，喝道：“欧阳贤侄，回去，待我为你治伤。”

欧阳剑一怔，问道：“你说什么？”

“回来，我为你治伤。”柳青山又重复了一遍。

淳于奇在后面大叫道：“师弟，你疯了？”

柳青山似乎没有听到，面色十分坚决地上前扶住欧阳剑，

把他拽进大厅，激动地对淳于奇说：“师兄，我柳青山的为人或许还称不上一条好汉，可我也不至于堕落成一名见死不救的懦夫，更何况他的生父是我的结义兄弟。”

淳于奇勃然大怒，反手一掌，猛击在一张桌子上，厉声喝道：“师弟，就算你自己不怕死，可也不能不为妻儿想一想吧？十字帮凶狠恶毒，众所周知，你……你……你怎能眼看着往火坑里跳？”

柳青山双目紧闭，额上的汗珠滚滚而下。过了好一会儿，才道：“师兄，我主意已定，决不反悔，劳驾您先带我的家小离去。”

淳于奇道：“离去？上哪里去啊！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十字帮的人也会追上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快把这小子送出门去，说不定现在十字帮的人已追来了。”

柳青山的脸色铁青，道：“师兄，你不用多费口舌了。”

淳于奇跨前一步，道：“我不准你这样做！”

柳青山突然一声长笑，双目异光直视淳于奇，淳于奇被这充满正义的目光逼得一步步向后退去。

柳青山等淳于奇后退了六七步，才气愤地说道：“人各有志，你有什么资格阻我行事？”

淳于奇慑于柳青山这张充满正气和激愤的脸，嘴唇翕动几下，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柳青山失礼地朝淳于奇挥了挥手，道：“你快走！”

淳于奇的心情极为复杂，他在考虑究竟走还是不走。

他犹豫片刻，转身大踏步地出了大厅，没入无边的黑暗和倾盆大雨之中。

“呸，软蛋！”柳青山冲着他的背影吐了一口吐沫。

欧阳剑抬起头道：“柳世伯，我不该来连累你。”

柳青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欧阳贤侄，千万不要这样说。刚才，我几乎做了不仁不义的事，大丈夫站着死，好过苟且偷生……”

讲到此处，他不由想起了下手狠毒的十字帮，想到自己一死，连妻儿都难以幸免，双目禁不住洒下了悲壮的泪水。

看到这种情景，欧阳剑深为自己将给柳青山一家带来的灾难而感到愧疚，喃喃地道：“柳世伯，我还是走吧？”

柳青山面色一沉，道：“休得胡说，先告诉我，你是否受了内伤？”

欧阳剑道：“没有，但背上的伤痕，深达寸许，我是拼死命逃出来的！”

柳青山道：“那还好，我师门红灵膏，专治外伤。半个时辰之内，可使伤口止血；不消两日，便可完全复原。”

他边说边击了一下手掌，立时有两个管家走了进来。

柳青山极为严肃地说：“你们两人，一个到我书斋中去取红灵膏；一个快去通知夫人由后门出去，衣着越破烂越好，走得越远越快越好。要她立即动身，不必来见我了。”

这两个管家，是柳青山在镖局当镖头时的贴身随从。他们二人的武功虽然十分平常，但是他们大半生走南闯北，江湖见闻异常广博，一听柳青山这样吩咐，倒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一人问道：“总镖头，发生了什么事？”

柳青山回答道：“我已惹了十字帮，不忍心连累更多的人，你们快通知别人，抓紧离开。”

两个管家呆了好一会儿，才各自一声长笑，道：“总镖头，

你太轻看我们了，别人能走，我们跟随你这么多年，怎能在你遇到危险时离开？”

柳青山道：“你们就算不走，又有何用？”

两个管家几乎同时苦笑了一声，其中一人道：“总镖头，不是我故意说难听的，总镖头你毅然搭救欧阳公子，还不是很没有用处？”

柳青山怔了一怔道：“说得对，走留你们决定吧！快将红灵膏取来，同时吩咐夫人快带着云儿从速离去。”

两个管家应了一声，道：“多谢总镖头看得起我们，我们这就去。”

他们话一说完，便从边门急掠而出。

柳青山把右掌抵在欧阳剑的前心上，将本身的功夫缓缓逼入。没有多久，那奉命去取红灵膏的管家已经大踏步地闯了进来，手中捧着一只老竹根挖成的盒子。

柳青山一伸手，将盒子接了过来。打开盒盖之后，只闻到一股扑鼻的辛辣之味，盒中装的是状如浓漆红如稠血的粘液。柳青山用手挑出一块，抹在欧阳剑背部的伤口上，欧阳剑立即感到触体生凉，疼痛立止。

涂上大半盒红灵膏，才把伤口敷住，柳青山又撕了一幅白布，将欧阳剑背部的伤口扎住。欧阳剑正在闭目养神，忽听后堂传来阵阵喧哗声。他偷看了一眼柳青山，只见他面上的表情虽然十分痛苦，却也更加坚决。

柳青山刚把欧阳剑的伤口包扎好，“咚”一声门开了，紧接着两个人影跌了进来。柳青山和欧阳剑不由吃了一惊，只见跌进厅内的正是那两个管家。

柳青山心中不觉一惊，暗自叫道：“十字帮的人来得好快